

那个拉着老师手去比赛的孩子

尹存墨钢琴大赛获奖后向恩师报喜

台前幕后

首次参加重量级国际大赛就夺得第一名,26岁的钢琴家尹存墨日前在第八届德国波恩贝多芬国际钢琴大赛惊艳首秀,有位乐界大拿惊呼:“他就是当年那个14岁录制《李斯特12首超技练习曲》CD的中国奇才,我家里还保存着那张CD!”这段故事,还要从尹存墨与他的两位恩师、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汤蓓华和周铿说起。



好苗子 >>>

尹存墨来自新疆,8岁学琴,跟着启蒙老师、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郑大昕学了一年,已经能弹几百首小奏鸣曲。郑大昕意识到,这是棵好苗子,必须送到更适合他的地方去。在郑大昕的引荐下,汤蓓华和周铿见到了胖乎乎的尹存墨。两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聪明与好学。第一节课,周铿想测试一下尹存墨的水平:“给你几首曲子,下一节课前背好过来弹给我听。”一周后,尹存墨顺利通过了这个测试,这近乎于普通学生一年的训练量。

在将近5年的训练中,汤蓓华尤为注意对尹存墨的手指站立和灵活性的训练,因为只有独立而又有力的手指才能发音清晰,颗粒感强,还有大臂的重量运用及全身对演奏动作的配合,这让他演奏时既有大气激情,又有细腻的指触。上音注重手指训练的优良传统与德奥学派的训练模式产生了交汇点,这也为尹存墨日后的亮眼表现埋下伏笔。

面对一个金子般闪闪发光的苗子,如何激发出他的潜能?周铿想了个办法,让尹存墨在汤蓓华的指导下,录了一套《李斯特12首超技练习曲》(见上图),拿下后又录了一套《匈牙利狂想曲》,逼得他一年就达到很多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而这一年,他才14岁。16岁前是一个钢琴家最重要的时期,基础打扎实了,后期才能厚积薄发,一旦错过这个时间节点,再想出头就难了。为了让尹存墨有更多的锻炼机会,周铿推荐他上了上海星期广播音乐会,成了年龄最小的独奏钢琴家,至今这个纪录还无人打破。2008年尹存墨在上音国际钢琴大师班上的表演,给来访的各国钢琴大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钢琴家齐普里安·卡萨里斯当场表示,听尹存墨的演奏,让人想起匈牙利钢琴大师席夫拉,这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

幸运儿 >>>

从小习惯了当第一的尹存墨,在高中赴美念书时遇到了人生的第一道坎。由于文化差异,他在美国过得并不开心。尹存墨在美国的钢琴老师陈宏宽也是周铿的老友,听陈宏宽说存墨在美国出了状况,随即又接到尹妈妈的来电,说存墨回新疆了,周铿吓了一跳,赶紧帮他联系学校,重新在国内读完高中。2014年,尹存墨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德国汉诺威音乐与戏剧传媒大学。对于爱徒这段人生插曲,汤蓓华和周铿当时都捏了一把汗,国内不少出类拔萃的音乐人才在留洋时会遭遇困境,大部分人就此沉寂,而尹存墨,成了那个幸运儿。

在波恩经历数小时的马拉松式比赛后,尹存墨第一时间告诉汤蓓华这个好消息。汤蓓华又惊又喜,为自己的弟子能在贝多芬的故乡获得肯定感到骄傲,而尹存墨只是腼腆地说了一句:“老师,你开心就好!”翻看着尹存墨发来的微信,汤蓓华想起他小时候肉嘟嘟的脸,又爱吃面食,总调侃他长得像面疙瘩,而尹存墨的一句话也让她始终珍藏在心:“无论我多大,我都是当年那个拉着老师的手坐飞机去演出和比赛的小孩。”

本报记者 赵玥

亚洲旋风

多年前,著名指挥家库特·马祖尔曾告诫德国人要重视音乐教育,因为600万中国人要来了!这位已故音乐家的话,果真成了预言,当然,如果他能加上日本人和韩国人就更准确了。

在第八届德国波恩贝多芬国际钢琴大赛中,前三名都是亚洲人,除了尹存墨,第二名来自日本,第三名来自韩国。再往前推10天,23名参赛者中,竟有13人来自亚洲。颁奖典礼后,尹存墨坐在钢琴边,加演了两首门德尔松的《无词歌》。相比比赛期间LED大屏内他激情洋溢好似朗朗般的演出风格,这一次他的表演冷静而克制,让人看到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完全可以在多种状态间自由切换。比赛前还有西方观众怀疑亚洲人能诠释好贝多芬吗?说这话的人现在估计脸火辣辣地疼。

德国有一句谚语,苹果和梨是比不出口味高下的。艺术领域也是如此,而且尤为强调个体的独特性,那么这么多钢琴家同台竞技,评委们是怎么达成共识的?评委伊洛娜·施米尔表示,共识从来不是评委们要达成的目的,每位评委的身份背景以及观点不尽相同,不寻求共识,不妥协,大家只是根据参赛者的表现打分。这股强劲的亚洲力量是否反映了世界古典音乐的现状乃至未来?伊洛娜肯定地说,在钢琴领域,毋庸置疑。只是很多西方人还不愿意承认罢了。

赵玥

汤蓓华(左)祝贺尹存墨在上海星期广播音乐会上演奏成功

记者手记



上话话剧演员刘鹏
排练厅是另一个家

青年艺术家 速写 13

“水无常形,艺术也是一样。”青年话剧演员刘鹏说,“我们要永远保持对艺术的好奇和追求,不要把自己限定住,今天我们在舞台上这么演,3年之后再这样就没有人要看了,所以要不断学习,跟上发展,艺术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生长在舞台边

那天下午,刘鹏和往常一样,为了上海话剧中心的经典小剧场话剧《12个人》,从上午9时钻进排练厅,一直待到下午5时才出来。“我从2005年毕业进入话剧中心,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的。”刘鹏说,“因为爸爸的关系,我从小就在排练厅长大,排练厅就在家隔壁,几步路就到。我只有走进排练厅,才会感到踏实安心。”

小时候,刘鹏生活在甘肃,爸爸是陇剧团里的竹笛演奏专家。刘鹏还没会走路,已经被父亲抱去了排练场。等到能走会跑了,又跟着工作调动的父亲来到了甘肃省歌舞团排练场,待到考学上海正式学表演,毕业后进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刘鹏一直辗转在大大小小的排练厅之间。自然,排练厅也就成了另一个家。

做了十几年的话剧演员,有人翻出一张当年话剧《杜拉拉》演员合照,有些人已成为影视明星,自带热度和话题;有些人转场幕后;至今还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是刘鹏。他说:“我适应不了影视剧组的环境,加上中心现在有很多演出,只能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舞台上,实在无法顾及及其他。”他每天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准时准点到排练厅。

舞台和排练厅是刘鹏的家,

在家里,他心无杂念,因为简单,所以容易坚持,如果心有所念,为出名也好,为获奖也罢,人就不快乐了,那就不好玩了。

海绵一样吸收

演员看上去好似无技可学,难在又必须心怀绝技。如果问刘鹏,十几年来哪一部戏对你影响最大,他说,每一部戏都在成就现在的我。同事们形容刘鹏就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方养料。

刘鹏深知,演员最好成杂家,什么都最好知道一点,因为不知道何时就用上了,假若没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般的综合学习,如何应对不同角色要求。刘鹏演过《红星照耀中国》《英雄无悔》《严德海》等正剧,也主动求突破求改变,演过《大清相国》里的反派人物。刘鹏台词功底扎实的大家公认,而在《惊梦》里的刘鹏呈现出了令人惊喜的肢体表现力。当然还有那部让他一直心驰神往的《商鞅》,“这部经典,接力棒传到我手里,也考验着我的体力、嗓力、心力。”

在上海,刘鹏喜欢看舞剧;去英国,他去伦敦西区看戏,回来还给团里交了厚厚的一份心得体会;去爱丁堡,向四海高手学习的好机会,他更不会轻易放过……刘鹏说,“哪有什么成就,我还在路上呢!”

本报记者 吴翔